



埋夏集

二



二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82
2



櫻山文庫

埋憂集 卷五

戊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後學桐鄉張丹書校字

鎖陰

竹墩沈某本儒家子自幼無賴稍長棄書放盪性淫毒  
既娶傾奩具以供狹斜游不足則烙其妻以繼之妻閔  
氏貌亦端麗某漁獵遍於族黨人畏其橫也相視以目  
閔氏憂其及禍嘗微諷之某大怒曰爾不知乃夫固色  
中豪傑而敢吃醋耶裸而笞之體無完膚閔氏垂斃哀  
祈乞命某曰今番應知吾手段但余淫人妻多矣猶自  
未足汝在家止余一人余又常夜宿於外焉保汝毋生

埋憂集

卷五

一

F-0182-(2)

他事語畢，竟出取一鑽至，縛而鑽其陰，探懷中出小鎖，鎖之，閱受傷重，兼以下體被鎖，寸步難行，然畏其虐，猶日起爲之執炊，會其兄來探視，見其行步蹣跚，憔悴殆無人色，詢之不言，但有垂泣。一女甥在旁，言其狀，遽歸，述於母，并其族人，族人共憤，呼舟偕至竹墩，視之，閔氏已踣臥不能起，見母一慟而絕。於是沈氏之族亦集，其族長某前啟曰：「母勿怒，此子惡貫已盈，村中三害未除，此其一也。今請除之，以雪公憤。」遂命衆人擒某至，積薪焚之，觀者數百人，無不踴躍稱快焉。

昔亭州有一士，狎其婢，其婦知之，搗蒜納婢陰中，而

以線縫之，婢痛苦殊甚，鄰人咸爲不平，羣訟於官，官大怒，檄拘婦至，並喚革工數人，攜錐線，欲縫婦陰，士懼爲門戶辱，力爲求免，官曰：「今城樓將壞，公如能重爲建造，庶可免耳。」士罄家所有，始能竣役，至今土人呼其城樓爲縫陰樓云。又順治時，毘陵某官偶狎一乳媪，夫人知之以錐鑽其陰，而鎖之，棄其鑰匙於井，乳媪叫號欲死，不得已，覓銅匠以鐵絲捺開之，至今常州人呼爲鎖陰奶奶，二事俱見堅瓠集，不意今竟得之目擊也。

火藥局

道光二十三年夏杭城火藥局一夕爲雷火所移不遺一瓦一椽卽柱礎無存者不識何故或言想雷公需此應用故與六丁六甲下取之耳非也蓋近世用兵專恃火攻火藥之爲禍烈矣故取之以示警耳不然何必并其局移去耶

詔禍

奚慕玄明末進士婁東人也國變後隱居養志恬淡寡欲福王時屢徵不起豫王下江南備禮致之見王不拜薦爲國子監祭酒不就王重其志操厚爲之禮而遣之其後金聲桓至浙西時已有逆謀召掌書記玄至恭懼

過禮叩頭至數十聲桓大怒曰吾以國士待汝汝奈何以非類處我汝昔不拜豫王今獨何爲拜我非以我爲不能容物而玩我耶遂殺之赫連勃勃之徵隱士韋玄亦然

外史氏曰巧言令色足恭孔子恥之又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千古一狐媚世畀也然亦有傲不必禍諂不必福者如慕玄之以恭愼櫻怒其視殷浩之以空函獲罪抑又慘矣嗚呼士之生逢離亂以不能屈節僞朝而嬰禍者多矣況如聲桓之殺人如土芥者哉玄則不死於不屈之時而死於見屈之日其死豈不可惜顧其見禮也惟不畏死也其見殺

也惟畏死太過也善乎侯朝宗之言曰今有兩人行而  
遇虎者其一惶恐拜跪而乞哀以死其一大呼奮臂鬪  
不勝而亦死謂聲桓之虓暴猶虎也則非拜跪之所能  
祈免也君子見幾而作當自有其道矣或謂諂亦有道  
蓋必生有媚骨而又工於揣摩若壯悔堂集之傳馬伶  
諧鐸之述貧而學諂真深於閱歷之談而媚世之衣鉢  
也若慕玄者殆惟以終南爲捷徑而未嘗伺候於權貴  
之門而不學無術以致此禍也惜哉

又按張鷟耳目記周春官尚書閤知微奉命詣默啜議  
和司賓丞田歸道爲副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  
啜靴鼻而吮之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  
宿乃放及歸與知微爭於殿廷言默啜不必和知微堅  
執以爲宜和後默啜果反陷趙定知微誅九族拜歸道  
夏官侍郎工於行媚者其效又可睹矣記又云右拾遺  
趙良弼使入匈奴坐帳下以不潔食之良弼食盡一盤  
放歸朝廷恥之則又不知其如何下咽也

### 送詩韻

山陰平公在京師續娶紀曉嵐先生使送賀禮佐以詩  
韻一部凡四冊分題以之子于歸四字平不解旣而先  
生來赴燕酒半平從容問曰昨蒙寵貺內有詩韻四冊

及所題之字皆未識命意所在今願竊有請也先生曰無他詩韻者平上去入而已之子于歸自應是平上去入矣合座大噱

又聞曉嵐先生新製一蟒袍與其親家某戲曰昨親母來舍看女見弟新袍徘徊熟視弟曾有詩贈之親家曰願聞佳咏先生遂吟曰昨宵親母太多情爲看花袍繞膝行看到夜深人靜後誦至此句遂止親家曰還有結句先生曰沒有了親家曰詩如何無結句先生曰結句無非平平仄仄平平而已其詼諧亦猶是也

龜鑑

沈禿頭桐鄉人精於風鑑嘗爲人擇地既得一穴謂其人曰此地葬之當生貴子後世亦累代公卿不絕友人喜卽以其父母葬之數年有紫雲和尚者自虎林來夙擅其術友慕其名邀至其地訪以吉凶僧相之曰此處前臨大道子孫已被踏盡且其後又犯拖刀煞將枝葉凌夷之不暇何論貴盛也遂力勸其改葬友惑之卽乞其另覓一地以千金購得之將遷葬禿頭忽至力爭曰誰爲汝破吾術者此中已有金絲藤纏繞奈何復遷友不信命啟其域果有金絲藤繞遍棺外友悔恨將還詰僧禿頭止之曰此等播弄是若輩長伎然亦豈非命耶

嘆息而去其後禿頭家廚中缸面浮出一龜大如盤背  
上有篆書佩稅殿削憎蒙六字大俱寸許不解以問人  
或謂佩稅殿在龍宮內或此龜獲罪龍王故謫降出海  
然何以至此得毋禍汝家禿頭歸祀而放之於河訖亦  
無他異禿頭性迂拙雖隆冬常脫其帽故人以此呼之  
余謂禿頭既精於其術而又不爲今世鬼蜮之謀安知  
非邀神鑒故使龜來告祥若以如禿頭者乃能削去憎  
蒙而無愧爲龜鑑歟

陰狀

吾鄉朱先生某中年喪偶無子遺一女年十六矣意態

幽閒頗嫺閨訓先生視如拱璧一日倦繡欲睡甫就枕  
見一書生裙屐翩然塞帷而入女驚起欲遁生遽前擁  
之手足如縛女將號而舌已入口昏不知人由此晝夜  
顛狂忽歌忽笑或自褫其衣有令人不忍見者先生百  
計驅遣卒無一效或言東岳廟城隍神頗著靈爽可往  
懇也先生喜遂自繕疏列狀以往祝而焚之乃還視女  
甫入房女忽起坐牀沿以手指窗外笑問朱曰阿爺亦  
見其枷鎖耶當回首涕泣而去耶先生異之就問其狀  
則掩袂羞赧不能言再問之則盈盈欲涕而其病已如  
夢驟醒矣

郡中有富室某氏子娶婦金氏纔數月爲祟所憑其婦  
貌僅中人而自遇祟後放誕風流殆無寧晷惟夫入與  
共寢則帖然安枕絕無狂態出則如故矣或問之則曰  
以兩雄其一雌不禁意索故暫且避去然彼豈能長守  
此鴻溝耶其母在旁唾曰淫鬼擾害如此吾將訴之天  
師遣法官來捉汝塞瓶內烹卻始雪吾恨婦笑對曰母  
勿嗔某爲歸安城隍三太子愛汝婦肌瑩如玉氣息吹  
蘭今後尙應蠲吉迎歸署中永爲白頭之好必不忍中  
道乖離也時其父亦在聞之退卽具狀投城隍廟焚之  
比返則其女已沉沉睡去安帖如常矣惟醒後神氣怯

弱葑之數劑而起

以上二事皆在嘉慶間然亦有不盡然者吳江縣志莫  
軒字季昂少有俊才工書法永樂中嘗至京與客登隨  
山謁蕭梁公主廟臨風詠詩醉臥廊下夢女華妝至相  
與綢繆至于月落參橫乃起而別莫歸遂病病中誦誦  
言公主來迎吾竟卒然則淫昏之鬼果可以自爲政也  
軒卒一年其同門袁約以稅事入京中途忽下驢空揖  
三四後復上驢回拱而去衆問之曰遇莫季昂相揖耳  
衆知莫已物故大駭送約還家邁病不數日日莫兄迎  
我亦卒是爲魅者又不必受制於神矣皆不可解



全謝山言城隍不知始於何時所祀何神按賓退錄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以城以盛民而隍卽城下池也宜祀之以邀福利唐開成中睦州刺史呂述亦謂有合於禮之入蜡祭坊與水庸者至宋而盛行於東南有城土之責者莫不像而祠焉若市鎮第應有里社不當設有城隍而吾里有東平廟本祀顏魯公而以張睢陽同時殉難並祀之直名東平王祠已失其本今竟額以城隍則非特名義不協而舊迹全湮流俗無稽大率類此

箬包船

道光丁酉九月禾中三塔寺之南有村婦王氏其母家相近陡門時新穀芳登婦製餈餈一器將往遺其父其夫以次日將入城貿布囑其速返婦諾之攜一子而去無何待至日暮不至次日走問始知其並未到家各處尋訪不得乃還入門倒於牀上輾轉尋思不知其存其沒未幾矇矓睡去忽見其妻被髮立於牀前流血被面涕泣言曰吾已爲惡丐所殺明日君但往南塘一路覓得昨所攜餈餈卽吾冤可雪但今生與君永訣矣村農急起持之倏不見驚寤遂起坐而待旦出門沿塘行未至萬壽山北里許遙望隔岸一箬包船泊於河側心疑

焉急呼塘畔行舟渡至船邊見船尾二小丐方相與爭食一小丐手中擎餠餠二枚罵曰昨師父以汝不會乞錢故不許汝吃以此一籃賞我汝何得更來奪食村農近視其餠餠酷似妻所作者因問汝師昨從何處得此小丐曰昨有婦人攜一兒招我師父擺渡我師父遂撐過對岸賺其進船其所攜餠餠共有一籃今猶剩此數枚也村農乃奔告婦翁聚集數十人操械而往躍登船上則老丐二人已歸縛而搜之其前後船底有數甕或鮮或槁皆斷脊墮臂貯滿其中又有一小甕泥封其口撬開則其妻與兒之首血淋漓尙未乾也於是并取其

甕相與解官擊鼓申報邑令卽提二丐鞫之二丐直認不辭及問其乾腊所自則堅不肯招聞二丐皆矚視深顴狀貌猙獰其拷訊時亦並不呼痛也此案不知作何結構也

烏清文獻浙西丐子結黨駕舟散行各處用迷藥拐騙子女剔其目挑其筋曲折其手足號曰益景令行街市日責錢若干其女子殊色者則賣爲娼或自行淫其樨而肥者直煮食之故其人多強壯猙獰不忌夾打其老者亦割折之而取其腦髓肝腎賣以爲藥故積財甚富賄勢豪爲之窩事露於官則資緣說情釋放順治乙酉

六月有一數歲瞽目女子乞於市，悉其詳，相與踪跡擒之，計十餘人，解至捕衙，衙官欲庇之，衆大譁，乃扑殺之，并焚其舟。

按此卽甌北所詠之箬包船也。余幼時嘗見捕衙中捕得二人，究其黨與，一任拷掠，終不肯招，亦絕不呼痛，乞饒，搜其船，得肝腎等數件，遂併其船發縣，其後亦不知如何發落，或謂此輩常食人腦髓，故能熬刑，且上下無所不通，故其類卒不可滅。昔萬歷中，高宗督礦閩中，原奏官魏天爵、林宗文百計媚案，因進一方云：取童男女腦髓和葯服之，則陽道復生，能御女。

種子案大喜，多買童穉，碎顱剝腦，貧困之家多割愛以售，惡少年至以葯迷人穉子，售于案，博取多金，稅署池中，白骨齒齒，嗣買少婦數人，相逐爲秘戲，以試方術，歌舞變童，又不下數十人，窮極荒淫，其後魏奄亦用此法，故能與客氏奸通，及其死，宮女私孕者數人焉，是此輩爲禍由來已久，不獨如文獻所云賄勢豪爲奧援已也。

金鏡

金鏡字鑑，昭灌縣人，少孤，聰悟，好學，年十餘，諸經畢讀，文理粲然可觀，師勸使赴試，其兄以其坐糜膳，修責令

學賈遂廢讀非其好也稍長性極狷介好施予兄以其不知蓄聚數譙讓之鑑昭卒自如於是爲之娶婦析箸以居婦孟氏美而賢每助之施而鑑昭所如不利數年家益窘嘗歲暮其族兄有以親死無棺告者鑑昭無可爲計遂與往謀諸兄兄方與其嫂盛設迎神聞之視其嫂而笑嫂亦笑曰今乃兄逋負山積自顧尙無所措叔有餘貲自應慷慨赴義乃爾奈何欲以此科及乃兒耶言已竟入其兄亦入更不復出鑑昭廢然而返罄囊中止餘數百青蚨乃謀諸婦拔髻上釵并付之去無何歲已除矣婦以盜中無粟告鑑昭不得已復走告其兄乞

貸于錢兄曰嘻吾家中僅餘斗米借箸無門何能更爲若計再三言乃呼其妻量赤米二升與之鑑昭不受痛哭還家婦迎慰之曰妾聞韓信寄食亭長爲之轍釜豪士例應寒餓何至作牛衣兒女態鑑昭拭淚曰固也吾所痛者以兄弟而竟及此也言未竟適婦翁令備負米五斗至夫婦始用相慶焉越月後乏食如故一日婦翁至不能備午餐坐談旣久有穉子索食而啼翁歎曰如是舉家不且爲餓殍乎乃爲書荐與其友陶繼朱爲掌會計年餘廉其誠謹命往河南貨葍比反竟遭盜劫忽一人錦衣貂帽從車騎甚都馳至詢其何由至此鑑昭

仰視乃其邑中賈生也數年前生嘗以計偕無方鑑昭  
資之入都至是以進士選知縣將赴任歸德鑑昭述其  
狀生惻然爲謁邑宰緝得原贓臨別復贈以百金鑑昭  
歸家亦稍裕矣先是其庭中有郁李二枝自鑑昭乞貸  
還灑涕其上樹遂枯死及是其西偏一樹驟發繁花鑑  
昭喜以爲異祥會陶遣至浮梁收債乃私市厚朴以往  
至則以貨者太多到稍遲不能售失意而歸會白蓮教  
匪反被兵處所藝朴樹皆被斧作薪價涌貴鑑昭甫至  
聞者爭往購焉利數十倍於是辭陶旋里大起第宅列  
肆連楹不數年致富鉅萬而是時其兄家已落又以嫂

隨婢致死訟繫者經年矣鑑昭上下營賄費千金獄猶  
未解乃復至河南謀於賈賈爲致書邑令始得以贖罪  
釋歸而全家十餘口待哺爲憂鑑昭時河潤之兄以爲  
未足竟以其構宅時侵占基地控於官官來踏勘不直  
兄將予杖鑑昭爲乞免退而私畀以五十金乃已是夜  
盜入其室縛其夫妻烙以火盡搜其金去旣而長子慶  
餘舉於鄉將觴客往請其兄兄曰弟今將作封翁矣此  
時賀客盈門試看而兄懸鶉百結將毋爲華筵羞乎謝  
不佳鑑昭乃返命家人餽以羊酒并雞鵝數物旣晚筵  
甫散忽聞兄家失火率衆奔救其廬舍延燒已盡蓋其

時嫂將燂湯燂雞以供晚膳以致此災也鑑昭歎息不已亟返推宅舍之其後兄嫂以窮老死鑑昭既爲收葬猶時時恤其子焉

外史氏曰余述此事蓋爲之輟筆而歎者屢矣夫以鑑昭之爲人而使之歲除糧絕淚濕唐棣慨然曰田氏之荆乃復見乎何天道之曠曠也及貨菑起家顯親有子則恍然曰彼蒼豈真無情耶抑思急難分金報怨以德彼於骨肉之間固如此其厚也至如乃兄其子弟之窘厄猶忍於袖手若此則平日之利析秋毫而於他人可知而卒莫保其身家然且報之愈厚則禍之愈慘爲之兄者亦可思其故矣及觀其謝弟數言則又歎其寒離猜妬雖至死而不悟也是心也直得寒餓死矣嗚呼豈非人事哉

藥渣

京師有富家子周某者娶妻某氏有殊色情好頗篤其後專務變章常數月不進內妻爲之飲食俱廢慊慊示疾某始入視命召大夫視之大夫至某適他往一老嫗導之入房診視畢出語嫗曰病由幽閉日久鬱火不舒治宜越鞠丸以發其鬱但其始并非由外感寒濕積食所致必得精壯少年侍之俾悅而好之以快其氣融而

化之以調其血投以所好以悅其胃暢其所欲以奪其  
火然後導之於竅以利其濕補之以陽以解其寒半月  
後病當自愈此真萬金良藥也不然恐非丸散所能奏  
功言畢更不書方而去嫗反述於其妻妻以爲然密倩  
嫗覓得少年數輩如法治之病若失月餘某入見其妻  
光豔煥發如晨葩著雨神采倍常大喜擁之入帷將與  
之狎忽見帳後數人皆面黃肌瘦形如枯腊駢肩而立  
驚問若輩何來其妻惶遽對曰葯渣葯渣  
外史氏曰此事余嘗聞之友人偶憶及遂書之或言已  
見昔人小說余初未寓目也余述此事蓋爲昵比頑童

而廣田白荒者戒非敢仿他人牙慧也故復存之

### 餽餅阿六

餽餅阿六者邑北柵沈氏子名鳳翔自幼狡黠無賴少  
長以賭爲業而窩娼窩賊無不爲也凡遠近鹽梟積盜  
無非羽翼也郡邑胥役無非耳目也以故官府不能捕  
邑有烏將軍廟在司馬署南半里而近俗稱土地堂堂  
之前小賭場數十開賭者皆其爪牙也人呼爲堂前兵  
時東柵徐氏以居積致富六之黨小木匠桃花橋等先  
以索詐不遂將尋釁未得間也一日徐命店夥往村中  
收賬還至三里塘日已暝乃就一相識家借燭籠以行

適其黨與堂前兵經其門偵知爲徐氏店夥遂擁入誣以奸執縛之搜橐中有番錢五十餘枚盡攫之去某歸白於徐某控六及諸人於縣縣令王故與徐有舊然不能治六遂揚言於衆曰有我在區區一縣令何能爲寄語徐某如不能制我我當有以報也徐聞乃赴省控諸巡撫巡撫差官至縣坐提不得差官乃密與幹僕數輩至邑中乘夜出不意先擒六交邑司馬某公乃赴湖州啟太守林公請撥武弁二人鎮兵二千與偕至邑并縛堂前兵數人而去巡撫委杭州府某公親提定案六等七人俱問徒充軍者保長楊四一人中途堂前兵逸去

三人惟六等數人解至其地未及兩月六已自紹興逃還石老蟲小木匠等亦自他邑返蓋有頂替在彼處應卯也六於是於北宮橋復開賭場其勢愈橫至七月娶妻某氏會者千餘人先是某氏本紹興良家女嫁爲某氏子婦琴瑟頗敦後某氏子爲六所誘挾重貲隨六至邑中久不返其婦以念夫尋至遂家焉某自從六縱賭已耗其貲大半及是六窺其妻豔之乃復招某至家相與其博迨暮出土妓數輩勸酒漏旣下六起出某時已醉徑擁一妓入旁舍共戲甫就枕六率其黨持械而入執某及妓將殺之某願罄橐中金以酬不許衆勸其更



往取五百金益之便可釋卻且許售以此妓某辭以牀頭已盡衆曰汝家蓄有千金奇貨而不知耶某不解所謂衆教其以某氏歸於六卽日間所輸二百金亦可一筆勾去遂逼其書券某涕泣不忍六揮刀而前某於是飲泣署券衆卽蜂擁至某家呼其妻出告以某在六家卒病仆地救之不甦趣其奔視某氏卽隨之去入門見某無恙驚甫定而某遽前提其臂頓足大哭良久乃哽咽而語以故妻駭絕欲返奔衆曳之曰汝得嫁沈郎亦復何憾而更欲思歸事至此尙容汝自來自去耶某故亦桀黠顧見勢已難挽卽收淚慰其妻曰汝住此誠大

佳卽復從我去恐終不免餓殍也言畢拂袖自出而中心憤焰欲燒行數十步復返及門門已闔矣遂解帶自經於簷帶絕墮地乃歸將取索以往入門見燈火熒然四顧闐無人影痛哭不已旣思此時不知妻猶在否若得一見而死死亦可瞑於是攜燈就寢而輾轉不能成寐歷憶從前始與六遇攜貲偕來今所攜旣已蕩盡并其婦亦爲所賺遽躍起搥牀大叫曰阿六汝莫喜也頃之天曉出至肆中市一短刀藏之將伺便刺六未得也忽聞喧傳六方娶妻往探之知其妻已別抱琵琶相從不去矣憤極遽歸取所藏刀厲之袖而出自是更不復

歸矣一日天微雪尋六至唐家街將至其門聞釘鞋聲  
閤閣然來趨視之六也厲聲曰餽餅今夜乃相逢耶出  
刀刺之六騰右足起中其腕刀輒地落以用力過猛其  
釘鞋以跌墮雪中某隨手拾得劈頭一擊恰中頂門六  
仆於地某復前擊之頂上數十孔血如箭激滿地都成  
紅雪而六已不復能動蓋六本禿髮而軀幹短小故所  
擊皆在頂上也某棄鞋取刀刺其腹立死奔至其家跌  
開門扇呼其妻出告之且責其負心將并殺之妻泣曰  
妾所以含垢忍辱以至今日欲得一見君面而死也今  
大仇已雪又何面目與君相見乎即奪刀刺其喉急奪

之已深入半寸血溢不止而仆于地某抱至牀上為裂  
裳裹其創曙後始漸蘇此道光十六年十月間事也時  
廳司馬適在省某乃至青鎮司自首巡檢某公詢知為  
紹興人權令弓兵管押密使人諭令逃歸某以無貲難  
之與以五十金某始還攜其妻而去今石老蟲等尙在  
焉

外史氏曰十六國春秋杜育少時嘗從濮陽人爲賊母  
答之育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膽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  
不使他人砍頭育爲賊被甲三重持戟轉蓬而出嗚呼  
五代時王俊以走及奔馬得官歐陽公嘗以慨亂世之

增補集 卷五 七  
人才矣無如世當衰亂建非常之功者多出自此輩中  
也余嘗謂楊亦愚曰天下有事如餽餅阿六輩皆草澤  
英雄也吾與若區區猶以王法繩之抑迂矣此持法者  
之所以胥及于寬政歟一歎

秦檜爲猪

順治初蔚州魏果毅公官刑部尚書嘗夢至冥司代陰  
曹決冥中事一日湯文正公弼訪之值公午睡待之良  
久而甫出湯因以晝寢諫公笑曰非寢也此事本不欲言  
因有關臣節匪細故不妨爲知己道也適夢至冥司提  
問秦檜公案耳湯驚問曰此案至今猶未了乎公曰非

未了也渠前世本在涿州一富家爲犬其夜有數盜持  
刀入執縛主人主人不敢號任其搜括盜猶未懷疑其  
尙有害藏脅以刃使指其處而室中實無餘蓄盜不信  
舉刃欲砍犬從旁力嚙其足盜反身斷其首而主人得  
乘間逸去冥官嘉其義俾其託生秦氏爲子故生後眼  
有夜光也不意忘其本來害賢賣國罪惡至此閻羅用  
罰令三十世爲猪以示殺害忠良之報而檜欲仍乞爲  
犬公曰犬豈有勝於豕耶公笑曰此其所以爲奸狡也  
犬不盡殺而豕則未有能免屠割者也適答至三百渠  
猶不承繼以炮烙乃服令押往汴州爲猪去矣問以前

卻在何處曰此案非可驟結自瀛國公入燕以後始令其世世投生岳氏爲鼠以飼其貓俾償武穆之怨迄今纔令往生他處耳湯曰宋自和議成而歲貢金繒偷安半壁君臣遊燕荒嬉無復中原之志以迄於亡而南自南北自北之議檜發之檜實成之是其賣國之罪更大也曰此意授自金人主於高宗南渡享國不長半由自取旣斬檜嗣俾其先宋而亡已足蔽其辜矣但其斃武穆於獄及誅殺不附和議諸賢罪孽尤難末減需爲猪三十世乃可洩一朝忠臣之憤也湯歎息而退湯與臣清獻皆爲公所薦引者也

又按異識資諧萬歷丙子京口鄒汝璧遊于杭見屠豕者去毛盡腹上有五字云秦檜十世身康熙中震澤某遊武林適屠家宰一猪蹄上及肺管皆有秦檜字衆無敢買者某毅然買之攜歸付僕煮旣熟率衆攜至岳王祠羅拜以獻祀畢恣啖聞者大快青州徐相國溥家嘗宰一猪燂去毛肉內隱有字云秦檜七世身烹而食之臭惡異常相傳相國之祖在宋朝爲檜所害故生平最敬穆王特于青州城北建岳王祠鑄秦檜万俟卨像跪階下此豕豈以示償歟然則果毅之說信有徵矣堅瓠集又載萬歷戊戌去鳳陽城

三十里朱家村雷震一白牛燎毛盡背有秦檜二字豈爲其所規免故不爲猪而爲牛而卒死于雷奸臣之不能逃天網也如是夫

又按秦熺本王氏子檜素不悅性畏內妾嘗孕其妻逐之生子爲仙遊林氏子曰一飛以檜故仕至侍郎金甌子宋史秦檜曾孫鉅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竭力捍戰城破鉅率兵巷戰後歸署自焚死子浚灑皆從死奸臣之後一門死忠孝豈復係其世類乎然檜無子以妻兄王喚子爲後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云云是亦以秦熺非檜之子也史不足據

也

間嘉靖初秦檜裔孫某宰湯陰有政聲每欲謁岳忠武祠逡巡未果將及瓜謂同寮曰岳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吾守官無愧神明往謁何害遂爲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扶出廟門遂死觀此與宋史所載則秦檜有子可知然安知非王氏子之後歟明史邱瓊山謂范仲淹爲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功驚人之論據其言是南宋之享國賴檜之力而魏公此舉爲濫罰矣史稱其博辯而多偏激信哉

賈似道

康熙時張蒿邨先生嘗遊七閩佐閩藩某公幕平未一貴之亂其歸也舟泊漳浦晚飯後波心月上沙鷗磔磔驚起悵然不能成寐遂登岸欲訪木棉庵遺趾未知所向信步行去入一古寺有三人圍坐共飲綠桂熒熒一美人衣天水碧綃茜紗裙年約十八九妙麗婉約抱琵琶側坐見先生至齊起揖之入席先生歷叩姓氏一楊子玄一錢湘靈其一人語操吳音自言厲姓友竹乃樊榭先生之族姪也性嗜山水慕鴈宕名渡江遊東甌轉至武夷今流寓於此已十年矣言已黯然錢頃曰嘉客

相逢如此良夜乃絮絮作楚囚對語耶於是洗盞更酌痛飲酣呼先生素豪飲連醕數觥爲述平臺之事楊嗟嘆不已錢生拍手曰我得一酒令矣厲曰善幸遇風雅士豈容牛飲喧呶徒作傖父面目但需出新意倘有拾人牙慧者罰如金谷酒數錢乃浮白曰斫楊頭見五代史補羊頭爛官福建三語諸君能對否楊應聲曰穿錢眼見五代史補泉眼通死浙東蓋楊本以入貲爲淡水同知隨爲朱一貴所殺而錢以遊幕客死紹興故二人還相嘲也次及厲厲曰我亦有二語請對遂宣曰天上月圓人間月半衆思久不屬請其宣示厲曰此語向來覓對不得

故以煩諸君衆譁然將取巨觥罰之厲曰此時不勝酒力矣請爲小詩償責何如衆笑曰亦得吾不忍其殼觥姑舍是厲遂吟曰夜深立盡板橋霜橘柚知寒已變黃無限青山湖上路只隨煙月夢錢塘其二曰風吹曠野怪禽啼葉葉征衣化作泥今夜送君吹鐵笛荻花楓葉也含淒錢急掩其口曰君開口便含酸茹歎使人不歡顧美人曰爲我妍歌以當羯鼓美人卽笑撥琵琶低唱三笑月中行一闋音節嬌婉合座盡傾時楊已醉輒抱置膝上解錦半臂贈之忽一人肩輿至門闖然入罵曰賤婢無恥又來此賣俏耶美人倉皇遁去楊怒而起曰

汝今猶爲此驕態來嚇誰耶奮拳毆之衆勸令代歌以贖其人覩顏就席取拍而歌錢吹橫笛倚之歌曰恨箇儂無賴賣嬌眼春心偷擲蒼苔花落早印下一雙春迹花不知名香纔聞氣似月下箜篌蔣山傾國半解羅衿薰薰漸度鎮宿粉栖香雙蝶語態眠情感多情輕憐細閱休問望宋牆高窺韓路隔尋尋覓覓又暮雨凝碧花徑橫煙江扉映月儘一刻千金堪值卸袂薰籠藏鏡衣桁任裏臂金斜搔頭玉滑更恨檀郎惡憐深惜儘顛鬟周旋傾側軟玉香鈎怪無端鳳珠漸脫歌未畢楊起擊案曰此乃廖瑩中箇儂曲也吾輩今夕相約不許襲舊

汝本一市井無賴，不過借內寵以作奸盜柄，料豈知世間有筆墨事，偏又假慕儒雅，倩門客刊書鑒帖，附託名流，今居然忘卻本來矣。如此無恥小人，尚可耐乎。壕地一吼，忽化爲虎，啣其人去。衆驚散，先生亦起，厲挽之曰：公無恐，適歌者乃卽宋之賈似道，故楊公爲此變相，以噉而奪之魄。其先歌兒卽賈竄時所攜沈生也。今僕尙有一書，煩帶至家中，遂於懷中取書出付先生，相送上船，揮淚鄭重而別。後先生至杭，訪厲氏，果有其人，投以書，其子發視，始知其物化已久。書尾囑其速往收骨焉。歎息而返。

### 鬼舟

余嫡兄載榮，小字學麟，幼聰慧，性尤醇篤，孝弟藹然而於余尤狎，以家貧不能從師。二伯父親課之，讀然猶不能給才，讀學庸二書，遂廢而學賈迨。伯父母旣沒，三兄行賈，武林兄亦往梅里，經商然未嘗一日廢書也。時余父母俱無恙，歲時常來省覲，暇則必從余問經訓，尤好談詩書學米董，頗得其似，其好學蓋天性也。余每見如得良友，與之談，輒至午夜，然兄又以勤於其業，不能久留，余旣無兄弟，旣別常慘然如失手足已而已。而兄漸有所蓄，余父趣其娶婦，遂於嘉慶二十一年結婚。梅



里某氏次年仲春娶有日矣乃附賈舶來家將請余父及三兄同往行次常州以覆舟溺死後三兄至常州挈其柩常人云是夕風雷大作繼之雨雪舟不能行已泊於塘坳矣俄見岸口一舟其行如馬桅顛一燈熒然其上有登仙二字髣髴有人呼之曰風利如此汝等何猶泊此爲於是同舟相謂可尾以行也遽揚帆出而前舟已杳風勢愈猛急欲艤棹已不及矣時同溺者七人惟舟子以善泅得免兄時年三十有三

外史氏曰世之死於溺者多矣如吾兄之爲人亦何罪而至於斯耶余每念之常達旦不寐擬效柳州招海賈文以哭之而援筆輒煩寧不能成章至今常自呼負負也今三兄尙存年六十有四矣而未有子豈二伯父之後又將絕乎是又可爲痛哭也已

埋憂集卷五終

埋憂集 卷六

成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後學烏程陳寶善校字

二僕傳 景堂文鈔節錄

明季鄞李忠毅公有二僕一日任瑞體長能飲解音律  
 性甚黠喜逐輕薄兒遊一日孔瑞狀黑體短小而其中  
 猾母弟俱依公家公家待此二人甚厚公蒙難家失勢  
 遂俱謝去任僕投海道門為夜不收孔為某副將營健  
 步其後公械至西陵公夫人使人持金錢微隨公為給  
 用適任僕以事至省道遇公因乘醉呼主人名謾罵欲  
 遮奪所持金其故人在西陵圖援公者俱徙舍避之竟

是天收在廣慶初新  
是第七未改任原文  
李郭嗣景堂作

分所齎財乃已而孔僕在家時與營中二夥將突入公家取器物去復爲告匿狀投副將逼取公家數百金以一貂裘獻將官其叛主之惡皆如此未幾某副將使孔僕持急書至省下投大帥府此僕行數日見途中一人刀笠擔囊稍稍就近與語知各爲某營健兒齎書至省告警備事因與同宿對飲臥一榻次夜其人益大買酒探囊中牛鹿脯縱飲約拜香燭幾夜半方各酣寢行至錢塘其人曰若先行吾待後曹須次至省與若酣飲吳山某酒家遂別而孔有一子在省間與父相遇大喜共齎書投帥幕大帥坐帳中發視忽大怒立命人拽出斷

頭此僕惶急不得一辨語父子頭已並落蓋途中所遇健兒乃山寨謀者持諭降檄方酣寢時已潛易之矣而任爲夜不收數年以罪除糧日縱博大嚼靴笠俱償酒家貨無所投日擁敗絮空腹臥榻上無面出見人一日偶出門不歸比曉人傳南湖有一屍抱一屍浮出其一屍卽任也俱謂此僕不能忍凍餓自投水死或曰此僕行遇一故酒徒飲得醉歸黑坐橋上謂其家臥榻上仰臥墮磕橋下石故其死腦碎或曰人有墮水死者其魂常爲水鬼必得代方已此奴醉後坐步口爲鬼拽入水中故相與抱出要之任僕之死人不知其所以死至孔

果堂曰任僕之死人不知其所以死至孔僕之死即彼亦不自知其所以死也而且父子同死天之報惡人誅叛主賊亦太奇已可畏哉可畏哉

僕之死即彼亦不自知其死也而且父子同死天之報惡人誅叛主賊亦太奇已可畏哉可畏哉

段珠

雍正時石門有段七者以拳勇名天下其妹名珠從乃兄學藝絕精年十六七矣韶麗絕世一日有少林僧訪之叩其門七不在妹從樓上應之僧戲之曰既爾使老僧得近芳容豈不更勝乃兄此天假之緣也女怒躍而下以鞋尖蹴其兩太陽洞入寸餘僧目珠突出而死嘉慶初苗匪擾川楚齊林者本襄陽總役習白蓮教破寨伏法及其兒之富等既反迎林妻齊王氏為總教師

諸賊聽其號令賊首也謂之齊二寡婦最悍毒大書旗上曰替夫報讐勢尤猖獗久之乃敗戡定教匪述編謂其姿頗豔冶雙翹纖細偕羣狼豕野逐山眠名冠諸賊之首真人妖也相傳齊二寡婦每臨陣戴雉尾衣紅錦戰袍于馬上運雙刀趨捷如飛所向無敵有時翹一足自山頂疾馳而下注坡驀澗從無蹉跌其勁健亦可想矣王氏有婢名黑女子亦勇鷲善鬪為羣賊所服後為官兵敗於卸花坡俱投巖死

金三先生

金三先生者武林人其拳法得乃祖石音之傳嘗以授

徒來邑中一日與其徒演技於烏將軍廟有孔六者方壯年自負其勇欲試金出不意騰一足起金笑曰勿惡作劇駢二指插入鞋縫中其足卽不能舉視之鞋圈脫矣而足不傷蓋適當其凹處也既而出至山門外有數雀棲於池南戲臺之巔金探囊中出一彈丸如梧子大置食指上笑謂孔曰請爲君落彼第三雀卽以拇指撥去此雀應手墮孔乃大服孔言金前以保標至山西嘗獨行山中遇一青兕追之疾如奔馬行里許前橫大溪深數丈金乃面溪而立視其及猝竦身以雙足蹬其背兕跌入溪而死金體幹短小不及中人然所用一練柄鐵椎其重乃不下五十斤也

讀律

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名其書村學中往往以授生徒今天中大理港陳氏人多以遊幕爲業其子弟自幼率皆讀律有一人自讀四子書更不讀他經書而專讀律一部以此遊庠屢試優等蓋其書箋註詳明引證多本經史較鄧思賢更勝矣

賣詩

蓮花莊閔生某中丞公峙亭之孫太常卿緘三之從弟也中丁卯副車其人落拓不拘性嗜飲面頰如赭嘗衣敝緼袍著破鞞垢膩如鏡日向街頭索醉有與談文藝者輒高談雄辨旁若無人尤長應制詩常以賣詩自給每首五十文詩文皆頃刻成然所得輒隨手盡以是每不免枵腹論文焉漁隱叢話仇萬頃未達時嘗挈牌賣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罰錢十五今閔生不必插標於市而價又遠增於仇則固後來居上矣

詩識

徐鶴舟吾鄉詩人也少時以梅魂詩爲程筠軒先生所賞以女妻焉未幾病痿困牀褥者三十年竟不能娶而卒程氏以處女終今年踰六旬矣鶴舟未死前數月賦殘荷詩四章自是遂絕筆人咸謂爲詩識云

秋燕詩

戊子之秋余館於新城馬氏馬生鍾英以秋燕詩索改余嫌其後半不免應制氣爲改之曰落月空梁驚斷夢秋風古巷怨斜暉天桃穉柳都零落猶自喃喃戀繡幃纔擱筆而余妻吳氏訃音至矣歸家斂畢卽赴武林鄉試未及返而幼女阿盈又死始悟前詩之不祥也

樊遲廟

余嘗偕金古春至崇明遊樊遲廟廟中香火頗盛雨至  
廟祝以魚鱗一片覆醬缸其大如蓆其廊前懸鬃鏡二  
色瑩澈而白諦視非玻璃亦非明角訊之廟祝曰此乃  
饒魚目爲之者相與嗟異久之余謂古春曰樊遲本齊  
人未聞其曾至南海也何由爲此間所崇祀廟祝笑曰  
二客亦知孔子之所以爲聖人乎余曰不知廟祝曰昔  
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亶洲見仲尼與七十二弟  
子游於海中與魯人木杖令閉目乘之歸告魯侯魯侯  
以備寇魯人出海投其杖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魯侯  
不信俄而有羣燕數萬啣土培城魯侯乃大城曲阜既  
畢而齊寇至攻城不克而還此所以稱聖人也惟是孔  
子素性廉介在海中飢不得食諸弟子亦束手無策惟  
樊遲從來好利乃至此地販木棉以給衣食其後更販  
至口外地方與易皮裘來吳售之獲利至鉅萬後值吾  
邑大飢樊遲輒以粟來賑飢民始賴以全活及其沒邑  
人思之故祠祀至今未絕也余顧古春曰汝聞之乎今  
天下之廟貌巍煥血食一方者大抵皆樊遲販棉花之  
類也一笑而出

昔在常熟方塔寺內有青魑菩薩卽睢陽張公迹也  
赤髮藍面口啣巨蛇作夜叉狀或言公自矢死當爲

厲鬼殺賊此蓋厲鬼之狀吾邑東平廟其始本亦以張公與顏魯公並祀今改城隍廟其神像猶然黑面虬髯怒目怒視蓋流俗無知仍沿其舊伍髭鬚杜十姨亦何地無之耶

施氏

吾鄉有施氏者其父嘗在余家主會計父沒嫁爲賈人婦常來余家其後貧乏不能自存遂自縊時適有養媳曰阿福者入房見之而號其子奔視則懸於梁間披髮亂動口中白沫流溢急解而救之踰時始蘇後至余家自言其時亦不覺痛楚也越二年冬吾母方撤席午前

施來哭之慟余姊妹勸之良久始止然猶流涕不止已勸之食亦不食將晚乃告歸留之不可涕泣而去迨夜其次子某方與衆客飲忽其鄰某奔至呼之曰汝母已縊死矣其子奔救之竟不復活

嘗聞縊於桑樹及牀欄上者皆不可救里中蔡阿三者素無賴後與同里沈某有隙至其家門前叫罵不已沈父子皆避之一日曉起忽傳蔡已縊死沈氏桑地中余往視之見其懸於桑間一足踏地上其右足亦著地而屈其膝但口中舌微吐出不及半寸此其死時亦未必能知痛楚也



又余蔣氏表弟婦張氏者少時性頗剛後得顛疾療治經年乃愈且更柔婉好奉佛于是舉家相愛然年踰四十自縊已兩次矣又數年其家將祀神予表弟入索香燭適僕妾皆不在張氏請至佛籬中取之遂自上樓去良久寂然予表弟不耐久俟走視之則已縊於梁上而死後余從姊爲余言半年前妣嘗言每行時輒有四人相隨中一美婦人衣紫綾襖皂半臂常顧而笑其前一人鬚髮皓白方袍幅巾似廟中所供土地像者其後二人鬚髮亦蒼似五六十歲人三人間或不見此婦輒引入一洞戶比醒始知已就縊

今竟不免觀此與施氏則遲速之數亦無可強也

### 空空兒

乾隆時兩江制府黃太保巡邊至鎮江舟泊京口忽失其項上所掛數珠大驚傳地方著令嚴緝限一月內交出府縣受命退卽飭役各處緝訪了無踪影無何限期已迫追比俱窮令某焦思無策乃離署微行密訪數日至勾曲山後遇一韶麗女子衣絳綃衣弓鞋窄袖行絕壁間採女貞於樹下上如飛鳥異之伺其歸尾至溪邊入一洞穴某亦躡入其中大可數畝而幽折蛇旋迴非人境穴將盡有茅屋數間門外檣籬縈繞一老嫗滌器

於竈見某訝曰是非某官耶何以至此某前揖具道來  
意嫗微笑曰噫想又是吾女與貴上人作劇耳此女慙  
態未改致貴官惶急至此自當懲之但此時不知何往  
請姑歸明日當令送還貴官於午後至報恩寺塔頂攜  
取可也某悚然敬諾而出疾馳稟太保太保不勝駭異  
次日命副將某率兵往環塔設弓注矢以待至日中衆  
目睽睽仰注塔上忽見一道紅光瞥如飛電而數珠已  
挂於頂一時萬弩俱發泚然如捕風影焉於是令健卒  
梯而登取珠下珠上繫書一封題曰空空兒手緘以呈  
太保拆視大略言其蒞任以來挾威以擾士民挾術以

欺君上挾勢以辱長吏以調察縱武弁以羅織爲腹心  
以涉侮稱孤立濟貪以酷行詐以權身荷封疆之任心  
懷鬼蜮之謀一方遍羅荼毒而紳士無所控科道不敢  
糾故取公此物聊用示警若不遠圖悛改仍蹈前愆卽  
當取公首級以爲爲大吏者戒云云太保讀畢毛骨俱  
悚其貪暴從此稍戢焉

鬼燈

桐鄉徐小山家三家村嘗自郡中歸舟至永興堰已薄  
暮忽濃雲四布風雨交作天黑如漆不辨東西舟子大  
怖進退失措旁皇間倏覩林薄中燐火一點光巨於燈

漸移近岸閃影晶瑩照水如白晝舟行則燐亦行如爲  
導引者直至村中大虹橋光始不見計所照水程已三  
十餘里矣此可石所述以爲小山之善報云然余嘗詢  
小山於此地旁近初未嘗收葬殘骸朽骨小山素精風  
鑑而此處未嘗爲人營穴亦並無祖父塚墓也

外史氏曰唐段成式金剛經鳩異貞元中先君自荆入  
蜀應韋南康辟命後韋薨賊闖知留後先君舊與闢不  
合聞之連夜離縣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  
風出郭二里見火兩炬百步爲導初意縣吏迎候且怪  
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尙未

知府帖也時先君念金剛經已五六年向之導火乃經  
所著迹云云然小山素亦未嘗持經咒卽成式之父所  
遇導火亦未必果爲誦經所致也

### 祭鱷魚文

崑甸國在于吧薩國之東南沿海順風行約一日餘至  
其地海口亦荷嚨番鎮守洋舫俱灣泊於此由此買小  
舟入內港行五里許又東北行約一日至萬喇港口又  
行一日至東萬力其東北數十里爲沙喇蠻皆中華人  
淘金之所乾隆間有粵人羅方伯者貿易其地其人豪  
俠善技擊能得衆心嘗有土番竊發方伯率衆平之又

有鱷魚爲民害國王不能制方伯爲壇海濱陳列犧牲  
取昌黎祭鱷魚文宣讀而焚之頃之風雨大作鱷魚遁  
去其患遂絕於是華夷皆尊爲客長死而祀之至今云  
此與前人書韓文後者相似所謂文章有神其信然歟

射兔

泰安富室周某者性好外嘗蓄一變童姿極妖媚與周  
寢食必俱情好頗篤呼爲張毛弟未幾張死周爲瘞於  
秦觀峯側數年後有獵者持弓矢入山射獵遙見殘雪  
中一兔方與狐交逐而射之中其尻兔帶箭而逃入一  
破棺中卽之竟不見但存一枯骸而已或言此周氏所  
蓄張童之塚也今固應與狐魅爲偶矣獵者悚然投弓  
矢而返自是遂不復獵

馬宏謨

彰德馬生名宏謨素以操行自許年逾壯尙未第也嘗  
言人以魯男子爲鐵石心腸然已亂男女之別吾竊笑  
其柔情未斷也人謂其不愧斯言父若虛老矣館於富  
室趙氏每入夜輒先就寢一日其徒二人以課藝未完  
苦搜至半夜方始脫稿忽見壁間所懸關帝像自幘中  
冉冉而下二人大駭將逃帝君止之曰毋恐吾非禍汝  
者遂索觀其草稿爲之點竄講解皆精妙入神良久仍

歸畫上二人重加繕錄。次日以呈若虛。若虛閱一過。並皆佳妙。訝其進學之速。詰得其故。懼崇之見及也。託故辭歸。以語家人。宏謨聞之。笑曰。此畫妖也。從來妖由人與。幾見邪魅而能惑正人。端士者。既吾父。恆怯不敢復留兒。請往代攝其事。看此妖敢來魅我否。若虛阻之。不得束裝徑去。託父命以進。主人姑爲下榻焉。顧自是齋中神像竟不復下。人咸謂生之正氣。雖鬼神亦避之矣。生亦益自負。後值重五。塾徒皆散。旅窗枯坐。不禁思鄉之感。遂信步至後園。其中亭屋頗極幽邃。遠望東畔一小池。荷花已開。急趨之。池上有樓。翼然意將登覽。以豁

聖士。其扇鑄甚固。正徬徨間。忽雙扉呀然自啟。一二十許麗人。迎門瓠犀微露。以手相招。風流靡曼。世間無其匹也。生時方入曠。乘輿從入。女轉身上樓。生亦拾級隨上。直前擁抱。此女忽變一厲鬼。被髮相攫。駭絕。急奔及梯而仆。忽頭上砰然作聲。其左足已爲樓扉所壓。而身倒懸於下。大嗥羣集救之。竭力啟扉。不可得。其主人仰視。从之心知其異。急出呼一犬至。取械擊之。犬嗥聲大作。而生足脫然出矣。扶掖至齋中。細詢其狀。生此時驚魂喪惘。不覺吐實。主人從旁笑曰。先生不知此樓向爲狐魅所窟。故終年常扇閉不啟。不意先生乃亦爲狐魅

所惑也。衆皆粲然。生顏汗不能仰視。翌日乃以足蹇辭主人歸。竟不復至。外史氏曰：馬生色厲內荏。意其生平醇謹。如微生高之直。張君瑞之遠色。有足以盜取虛聲者。然未有實學。故無定力。其卒也。遇尤物而迷亂。失次至此。幸此妖忽現。變相以相戲。雖傷其足。而不至失足焉。然其失足過半矣。

### 茅山道士

戴曠如戴家山村人。業瘍醫。而門可張羅。一日有遊方道士。葛巾布袍。造門化齋。自云白茅山來。戴具雞黍。以飯。欵洽頗殷。道士德之。啟皂囊出丹方一卷授之。云此方傳自孫真人。真人得之老龍者也。今後第以此濟人。一生喫著不盡矣。戴感其意。請爲方外交。道士亦喜。遂與定交。而去。後數日復至。謂之曰：前所授方雖妙。然須辨症施治。僕尙有小術。君固欲得之乎？戴大喜。請教。道士於懷內出小竹筒授之。曰：此中有人呼之。可出。若遇疑難問之。無不應也。兼授以咒語。戴欣然去。其塞咒之一小人出。長二寸許。眉目端秀。可辨。纔至地。驟長丈餘。金睛閃閃。青面被髮。兩齒出唇外。贏寸戴大駭。哀祈收去。道士笑曰：以君固善士。故願以秘術相傳。乃反見疑。

乎但此物既入祠之須得十金乃不復出戴乃謀諸弟  
貸金以獻道士從容攫取入筒初不覺其隘也納筒於  
懷長揖而去

外史氏曰從來僧士羽流多以幻術欺人以余所見其  
爲所欺而受害者有矣未有獲蒙其利者也往時郡中  
有楊道士者故府小吏也善以禁咒療人疾有延之者  
輒往然不受值若須齋醮者則取贓資焉以其必延他  
羽士也以是人皆信以爲神余嘗館於鈕氏其第三子  
某病已垂危諸醫束手乃往延楊楊至命取白雄雞一  
并水一斗至病者帳前具香燭口中喃喃咒良久取雄

雞裂其首向空擲去及墜地視之曰疾尙可爲也隨取  
水畫符在上擎與病者曰若要活當飲此水時其子溲  
便久閉勺飲不納者數日矣且昏不知人間其言忽若  
夢醒就手中一吸而盡放頭便睡至夜半乃覺遺溲羸  
斗於是舉家謂可幸更生矣楊謂此有冤業尙須懺悔  
次日乃爲招黃冠數輩廣設壇場迨暮滿堂鉦鐃鼎沸  
旁列燭籠數十爛若白晝楊方被髮仗劍升壇禹步作  
法忽老僕自內奔出曰三少爺已絕氣汝輩可收拾回  
去楊及同伴皆失色倉皇間堂上燈火皆滅闐無人矣  
此可爲發一大噓也嗚呼吉凶由人窮達有命人之觀

幸富貴而妄求非分者其不爲茅山道士所笑者幾希

葉太史詩識

秀水葉太史維庚嘉慶甲戌進士以翰林出宰江左時嘉慶己卯秋試應聘入簾八月十五夜夢有人邀至一處玩月且示以東坡催試官考校之作及水調歌頭一闕俾和之和畢復引至一官署遊覽殆遍問其地曰澄江亦不知其在何省也遂醒後丁內艱由寶應令量移江陰因忽憶前夢蓋江陰一名澄江也故其留別寶應紳士詩中有料得下車圓舊夢澄江眞箇月分明之句次年遂卒於澄江一時以爲前定按公作宰有政績及

卒之前一夕二鼓後宅門已閉其門役忽見燭籠數十掩映門外於門隙窺之見有靖海伯字樣靖海伯江陰城隍封號也既聞嗽聲而沒閱日城隍廟道士某夜夢一神詔云官舟適送葉太爺至東嶽爲羅鄧山都錄司命櫓後爲樹枝所損宜亟修之道士醒而異之及曉視喪司船左裂一縫於是知公之沒而爲神也

外史氏曰太史少有文名余於嘉慶甲戌讀其德之不修全章會墨愛其天機駿利理解清真因手錄以爲揣摩既聞其未第時嘗館于白石浜沈氏有僕素無賴見公文弱嘗恃酒嫚罵公方晚飯笑起酌而揖之曰若有



觸忤明日再容負荆此時能更飲一盃否僕慚而退及主人出問何事公曰無他頃渠以醉仆於地故號救耳公尤好學一日方夜讀紙窗下聞窗外窸窣之聲視之窗前一女子淡粧縞袂已將窗紙舐破含笑相招遂拈筆題一詩於窗曰挖破紙窗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今宵倘逐文君去正恐芳心也自羞題甫畢忽聞裂帛一聲此女竟化作縊鬼而沒未幾公赴省試與同伴祈夢於于忠肅公祠夢至一處見廟貌陰森旁列鬼卒殿上一人冕服中坐如王者有二人側侍如判官狀公急趨俯伏階下王者命之起賜坐霽顏曰聞汝砥志頗堅

且文名藉甚自應擢爲好學者勸但檢汝錄籍應以優貢生終身奈何因左顧命取陰騭簿檢閱至一行諦視而笑曰善哉是其長厚而有度也繼檢至拒奔女事復笑曰是其嚴正而有守也此二事足以請於帝矣但從此尤當勉行勿怠也遂命鬼卒送歸醒而異之是科竟登第夫以公之績學猶必藉陰德以顯況其遜焉者乎以此見冥中之重德行更勝文章也

奇獄

鄭夢白先生宰星子邑民楊翁者晚得一子某自幼循謹翁極愛憐之爲聘童養媳某氏性亦柔善後二人皆

長大爲之成婚是夕共寢觀其意甚相得也無何至次日辰後二人不起入視見新婦裸死於牀而新郎杳不知何往驗婦尸並無傷痕惟衾間桃浪沾焉不解覓其子不得遂命往報婦家時方暑三日後其父始至則已殮而瘞諸野翁以恐婦尸腐爛爲言其父大疑謂翁父子同謀死其女故匿子而瘞婦以滅迹徑出控諸縣請驗及開棺則並非女尸乃一六七十老翁也其尸鬚髮皆白背上斧傷痕數處先生益駭問翁翁亦茫然又問其子何在亦不知也加以刑訊卒無以對先生無如何始命瘞棺而以翁返頌繫之月餘忽報翁子自投亟出

訊之自言是夜與婦狎戲招其神潭匿笑方劇而婦忽寂然不動挑燈視之死矣一時懼罪而逃昨自旁邑聞父被刑將抵罪故不憚自言以白父寃蓋其子本業修髮故能捉搦爲樂然但知作劇而未諳解之之法故逃去於是繫其子釋翁歸顧婦尸何以忽易男尸且尸有傷痕懸示相招絕無尸親出認此情卒無從究詰不得已請更展限再緝然計猶未有所出也無何翁歸後月餘偶以事至建昌道經周溪遙望一少婦浣衣溪畔漸近似是其婦猝呼之婦舉首見翁訝曰吾翁也何緣來此遂請泊船過其家翁是時驚定而疑乃問曰汝其鬼

耶其人耶婦慘然曰非鬼也姑請到家再述翁乃登岸從之去入一草舍卻非農家光景詢其何以在此婦欲言先涕良久備述其詳且曰幸渠今適出門兒得遇翁事已白願相從至溪頭葬身魚腹足矣初婦既倉卒被瘞半夜復甦天曉後適有建昌寇氏爲木工者叔姪二人從此經過聞號救聲乃相與攜棺出之婦本少艾又時方新婚服飾華整其姪乍見心動將以偕歸而乃叔執不許細詢里居將送之還家姪爭之不得乃斧之致死卽以尸入棺掩蓋畢攜婦還逼爲夫婦婦不敢拒故至此猶得見翁也翁聽畢泫然撫之而泣曰兒不幸遭

此強暴亦復何罪且兒若不歸此案終無由白可速行稍遲恐無及也遂以俱歸將次到家忽途中一少年負斧鋸芒芒然來瞥見婦大駭將行篡取婦罵曰妾向以荏弱爲汝所劫今天幸見憐俾與翁遇汝死在旦夕尚敢肆惡乃爾乎翁於是知其爲某也者忿與爭村中人咸集相與執縛詣縣兼攜婦爲證先生出一鞫而服乃釋其子於獄婦見其枷鎖郎當不禁掩泣先生憐其嬌癡又能爲乃夫雪罪皆怨之命翁攜還復詣伉儷焉蓋是時某至南康傭作比反紆道至邑中偵其事不意適值翁與婦也

外史氏曰楊氏子以憨戲而致死其婦乃翁又以鹵莽而誤瘞其婦其不免刑獄也亦宜然非其罪也若寇某者本以見色而動乃至甘心于其叔而不惜使非翁與婦遇則此案雖臯陶不能定矣卽幸已遇婦而某亦在家則奇冤猶未易灑也幸也某旣出門而翁乃過之翁以婦歸而某又遭之此其中殆有天焉然非先生之清慎折獄恐有掩蓋而周內者矣是皆可紀者也

請判

乾隆間蘇州樂橋有李氏子每晨起鬻菜於市得錢以養母一日道中拾遺金一封歸而發之內題四十五兩母見之駭然曰汝一窶人計力所得日不過百錢分也今驟獲多金恐不爲汝福也且彼遺金者或別有主將遭鞭責或逼償致死矣促持至其所以待遺金者適至遂還之其人得金輒持去市人咸怪其弗謝也欲令分金以酬其人不肯詭曰余金固五十兩彼已匿其五又何酬焉市人大譁適某官至詢得其故佯怒賣菜者答之五而發金指其題謂遺金者曰汝金故五十兩今止題四十五兩非汝金矣舉金以授賣菜者曰汝無罪而妄得吾筭吾過矣今聊以是償而母所謂不祥者驗矣促持去一市稱快

又崑山張潛文子焯早歲有至行父疾剖臂肉和藥以進時稱其孝焉性好施漆工祁天章年四十貧不能娶張與金勸之娶祁喜受金去明日過之察其有戚容詰之不言而泣出詢其鄰曰是以金歸而道遺張返取金如前數往問之曰昨爾金已遺乎曰否張曰爾無誑我我已聞諸人矣出金袖中曰此非爾所遺乎祁大喜以爲真其所遺也直受不辭又嘗遇一賣菜傭亡其百錢忿欲死張託買菜呼至家令家人稱之而陰納錢菜中及墜地張佯驚曰爾錢故在乎其人大喜拾取收餘錢而去用是家中落而施終不衰人呼之張善人

外史氏曰李氏子以賣菜傭而拾得多金誰能復捨乃以母之一言而還之絕無難色卽平日之事其母可知若其母固菜傭之母耳而其明達乃如是此其子去取之間與王陵之母何異祁天章者旣已遺其金矣乃問之而不肯告其介可知也而皆卒享其利焉亦可以見天之報施矣而張公之爲人謀何其厚且篤歟善哉善哉孰謂今之世而猶有斯人也

錢大人

錢中丞臻始嘗筮仕江右偶以公事經龍虎山訪天師甫入見天師迎笑曰公貴人也適纔本縣城隍司來見

坐談未畢忽倉皇起曰平湖錢大人來當謹避之已疾趨出矣公不信天師笑曰城隍頃以走太疾至庭中一足踐潭水中如不信請至其廟覘之可也公猶遜謝不遑既而出試往廟中驗之其左足泥痕猶濕

### 夫婦重逢

康熙時耿逆作亂浙閩間土寇出沒道路梗阻新選閩中邑令王公挈眷之任中途遭寇掠夫人爲賊將所得將犯之泣曰妾本將從夫之任今滿地風煙重逢亦未可必自顧荏弱無依幸將軍見憐得以蒲柳之姿奉侍巾櫛於願足矣然妾因世家女祖父皆前明顯宦苟合

所不能堪若得備禮而後薦寢則可以永締白頭耳不然請就刀俎賊從之夫人故善飲及合卺著意勸酬賊已醉屢欲犯之夫人索金斗滿斟自飲然後更斟一杯手持以進曰今夕妾之侍飲天緣也請將軍更盡此杯其諧好事豈不更增佳趣乎賊益喜笑曰佳人愛我哉就手中一吸而盡然不覺玉山頹矣時漏已二下夫人尚將獨酌命侍者取飲侍者出亟起就賊腰間抽佩刀刺之立斃遂隱身門後伺侍者入斬之扃其扉由寨後潛逃幸中夜無覺者天既曉乃毀妝以垢塗面乞食於野至西安乃齧指血題絕命詞於壁將投井死村人救

而免以告邑宰宰詢悉顛末爲之惻然且嘉其節請姑  
留署內爲女公子師乃出示訪王所在未幾王忽至投  
刺謁宰延入細詢歷難狀王語及其妻流涕不止宰亦  
爲慘惻也者然不以夫人告也退而陰使其夫人治饌  
以進酒半王復泣下宰佯問故曰此味絕類亡荆所治  
其斷瑟亦以寸爲度對此不覺感觸耳宰佯爲太息既  
請以妹妻之王曰亡荆此去不知其存其沒高誼所不  
忍聞再三強之終不可宰乃別設館舍治奩具而以夫  
人歸之戒婢僕蒙夫人以巾扶令交拜王輒轉身面壁  
泣絕不一顧其夫人固預聞其謀至是則悲喜不勝更

難少忍泣而語曰王郎王郎乃猶念及糟糠乎王驚顧  
乃其妻也遂前相持而哭各述流離之狀至賊中之事  
王益痛哭不止宰從旁解之曰賢聞此事智勇兼之足  
與費宮娥並傳矣不獨節義可欽也僕以爲當喜不當  
悲耳王乃收淚拜之曰非老父母收卹之恩亦何得復  
見於此時王文憑已失宰許爲詳咨補給俾攜之到官  
夫人願拜宰爲父宰遜謝不敢入閩後歲時餽問不絕  
若兄妹然王尋以行取擢御史

蔣季卿曰此事余嘗見之熙朝新語其間夫人爲賊  
所得一段則新語所未詳也而前後亦間有增損或

謂此先生潤色爲之耳然先生多聞其所據未必皆新語所可該乃其文則以奇而生色矣

宮偉鏐

偉鏐字紫陽號紫懸泰州人崇禎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國變難臣鈔謂其與鄭二陽曾櫻施元徵張伯鯨汪維効翁希禹程北斜程子奇胡遇凱施升禮良友史夏隆嚴通林飭王崇簡皆能潛身者也入國朝兩以荐起用援終養例辭歸築室於小西湖遺址閉門著書有春雨草堂集五十卷以子夢仁貴贈光祿大夫蓋遺民也顧偉鏐本中崇禎癸未十八名進士而其孫懋言亦中

康熙癸未十八名進士且俱係詩四房房考俱係翰林李姓初懋言公車北上夢祖與之履覺而喜曰此繩其祖武之兆也果中式如其言則乃祖之精靈未泯豈故國故君之感久而漸忘子懷而亦以其子孫之貴顯爲榮耶抑豈別有所憑耶

海大魚

南匯縣志國初有大魚過海口蠕蠕而行其高如山過七晝夜始盡終未見其首尾嘉慶丙子海州沿海有大魚一頭兩目已剝去長三十六丈自脊至腹高七尺有餘居民咸嚮食之其肪甚厚腥不可聞然以較南匯縣



志所載則渺乎小矣

或言崇禎初海外忽涌一大魚至朱頭堰近岸而止魚背有山山有草木鳥獸游人鑿舟而上憑眺登臨漸成蹊徑或把酒賦詩其上有以篙楫觸其鱗鬣者魚負痛一動搖浪湧濤飛舟輒覆乃相戒曰此必神魚爲龍王謹譎而來暫爾失水勿犯也後上江秋漲洪濤大至一夕擁魚負山而去

### 車夫

淮安太守趙公璠嘗因公赴徐州途次見推小車者將客人行李拋擲路旁怒形於色不願推送客錯愕無所

措趙停車問之車夫乃言曰小人自徐州受僱推送此客行三日矣尙不知其姓今日偶問及知伊姓秦小人性岳安能爲仇家僕御耶趙大笑乃諭之曰秦岳之仇乃六百年前事爾何憾於客耶車夫乃悟趙與之錢二千文命仍送客往此與皮匠殺秦檜事相類眞赤子之心也此熙朝新語所紀也余幼時嘗聞父老言皮匠因觀優至掃秦一劇不勝憤激取皮刀直奔臺上將秦檜殺卻不禁失笑今讀此紀益喜此言之有徵而忠義之動人乃如是其深且遠也

周忠毅公蓼洲嘗爲杭州司理到任後同寮公謙演

劇至秦檜東窗畫計公奮起前毆秦檜幾斃筵遂散  
次日或問公是時主人有何開罪致此忿怒公笑曰  
無他亦一時義憤所激耳蓋至性之在人固無分乎  
賢愚也

奇兒

吳縣民家一小兒方八九歲每日往塾中讀書迨暮歸  
必已昏黑其父本寒賤志不在讀書又以兒尚幼一日  
詣塾師叩其遲歸之故師訝曰每日放學時日猶未落  
何嫌晚也某言其狀師疑其中途或與羣兒遊戲是日  
兒既出學潛躡其後覘之兒輒疾馳至范墳以書包授

石人石人輒舉手奉持維謹兒乃跨石馬疾馳至山巖  
復馳而下往返數四顧盼自如師不勝駭愕伺其至平  
地疾呼之趣其早還兒驚顧見師策馬馳去更不復返  
此道光二十年事也至今其石人手中猶牢握書包不  
釋云

上  
憂  
集  
卷  
六  
終

埋  
憂  
集  
卷  
六  
終



